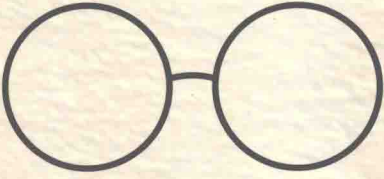


诗的还乡



李森作《屋宇》，众家铭篇章

从《诗经》
到新诗

主编 段炳昌 张柠

光明日报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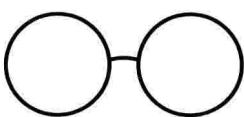
時間的圓圈

時間的圓圈 還多 時間

時間的圓圈

時間的圓圈

诗的还乡



从《诗经》
到新诗

主编 段炳昌 张柠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诗的还乡：从《诗经》到新诗 / 段炳昌，张柠主编. —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5.2

ISBN 978-7-5112-7992-7

I . ①诗… II . ①段…②张… III . ①诗歌评论—中国—当代
IV . ① I207.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37995 号

诗的还乡：从《诗经》到新诗

主 编：段炳昌 张柠

责任编辑：庄 宁

策 划：钱午骏

封面设计：刘庆海

责任校对：张 翀

责任印制：曹 净

出版发行：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100062

电 话：010-67078250（咨询），67078870（发行），67078235（邮购）

传 真：010-67078227，67078255

网 址：<http://book.gmw.cn>

E-mail：gmcb@gmw.cn zhuangning@gmw.cn

法律顾问：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龚柳方律师

印 刷：北京佳明伟业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北京佳明伟业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650×970 1/16

字 数：350 千字

印 张：25

版 次：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2-7992-7

定 价：4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谢辞：精神的人

李森

我是属马的，常常感到身上有一套鞍辔，还有一个执鞭的陌生人。在这个马年寒冷的冬天，出版人呼延华兄提议出版《诗的还乡》一书，这让我感到温暖。

这部副题为“从《诗经》到新诗”的文集，是当今一些声名远扬的诗歌评论家和诗人，为我的诗集《屋宇》写的评论，以及诸位文坛高人在诗集研讨会上的发言。原先我不想书中说些什么，以免有攀附大腕之嫌，还会让高明的读者发现我按捺不住的激动，但呼延兄读了文章后说，文坛大佬们写得实在太牛了，好得让他喜不自胜，要我写篇短文鸣谢一番，我当然是应允的。

其实，我不想沾沾自喜地说话的理由有三：

其一，我虽然也不能免俗地期待批评家和诗人朋友们关注我的写作，甚至像当代诗坛如意真人默默那样毫无保留地表扬我（这种钟子期的人品已经非常罕见），但作为一位追求一点点诗思独立、诗心自由、诗意自在的诗人，我也有个心理障碍，即害怕批评家们对我的抚摸用劲太猛，把我搞得乐不可支，尤其是集体性的抚摸，更有可能弄疼了我的诗歌，因为任何理论活佛、创作老中医开光式的抚摸，都可能摧毁我那孤单的、冷静看客式的寂寞心，使我的创作和诗学依了某种殻中的理论，随了时代诗歌利益集团的大溜。

其二，我怕我落入俗套的、甚至难免搞献媚的鸣谢辞藻，会有辱批评家或诗人朋友纯洁且优雅的判断力，因为他们的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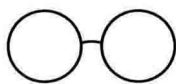
言辞、艺术识见是不可能被任何人尤其是一个守卫诗意边塞的诗人所控制的，说白了，他们的批评是有尊严的批评，与我这个孤心写诗献给缪斯妹妹的诗人已经没有实质性的关联。

其三，我怕对诗歌这门伟大的艺术不敬，因为对诗歌评价的好坏，是学术而非人情世故，但凡有价值的学术实非私人之学术，而是天下之公器。任何卓越的写作自然会抛弃具体的人，以使锦绣辞章自我成就。

事实上，卓尔不群的写作，从来都是写作自身语言推杯换盏式的漂移的自我创造与生成，犹如浪浪相逐永不停息的漂移，乃是大海的漂移。独立不拘的诗歌、读者、批评家和诗人，本来就是同侪而立的四个精神的人，灿若四朵般若之花。茕茕高蹈的每一个精神的人，都可视为一个幽兰孤芳自性的宇宙。每一个精神的人，都渴望建立与其他精神的人交流的一条通途，在语言漂移的时刻破壁而飞。于是，精神世界的阡陌交通，流岚修泽，在语言的磨砺和生成中呼唤而出，又反复地创造出一个精神的人或千万个精神的人，正如我们创作了历史的人，历史的人也创作了我们。

毫无疑问，在这种创造力的推动下，诗歌、读者、批评家和诗人，都在被语言不断地刷新，新人以新天下。如果那一个个彼此生成的精神的人不存在，那么语言的历史将不可想象地冷若冰霜。

我是温暖的，我有惺惺相惜者；我有枝上桃红，涧中春水；我有装满言辞的箩筐，沾满星辉的梯子。且看，老庄孔孟、李杜苏辛的藻绘风物，又风春而来，犹如瓣瓣朝霞，在这部书纸的空白处沛然漾溢。



诗的还乡
从《诗经》到新诗

目 录

- 沈奇 在“秋云”与“春水”之间——李森诗歌艺术散论 / 001
- 张曙光 诗的还乡 / 010
- 耿占春 意识的痛苦与无意识的乐趣——读李森的《屋宇》 / 014
- 臧棣 重塑词与物，或我们还有可能诗意吗——论李森的诗 / 022
- 张柠 退的美学与远古风雅的现代逼近 / 026
- 王明韵 李森诗歌随感 / 032
- 敬文东 把性感的还给性感 / 034
- 余旻 从图像到声音 / 041
- 周公度 李森的温柔帝国 / 046
- 默默 默默有语：把隐士李森揪出来 / 048
- 默默 李森：缪斯诗神的哥哥 / 057
- 李亚伟 他的诗中住着两位美人——读李森 / 062
- 黄梵 从《诗经》到新诗——李森近作读后感 / 065
- 夏可君 李森的新咏物诗以及古典诗意语文的全面复兴 / 070
- 张光昕 缪斯四姐妹——李森诗歌的话语类型勘探 / 083
- 颜炼军 寻找遗失的“绿词”——读李森诗集《屋宇》小札 / 099
- 李冉 诗是对自我堕落的抵制——读李森诗集《屋宇》 / 103
- 顾耀东 情怀铸屋宇——浅谈李森诗作《屋宇》及其他 / 112
- 宋家宏 飞行在天空中的诗人——读李森诗集《屋宇》 / 115

- 杨绍军 …… 怀乡：解读《屋宇》的一种方式 / 120
- 李骞 …… 古典的和现代的诗意表达——评李森的诗集《屋宇》 / 130
- 蔡丽 …… 奇幻仙境里，和缪斯妹妹谈情说爱——读李森的诗集《屋宇》 / 135
- 李海英 …… 李森诗歌绝望体验分析 / 143
- 王新 …… 背负苍茫歌未央——评李森的诗 / 154
- 龙晓滢 …… 一部作品是一种法则——说李森组诗《屋宇》 / 164
- 朱彩梅 …… 汉语中的栖居与守护——《屋宇》解读 / 169
- 一行 …… 时间屋宇上的一片青瓦——读李森诗集《屋宇》 / 179
- 一行 …… 气之感兴与光阴的悲智——读李森组诗《春光》 / 190
- 方婷 …… 风格的洗礼——评李森诗集《屋宇》 / 199
- 明飞龙 …… 从旋转的风车到春的歌谣——李森诗论 / 208
- 朱振华 …… 熟悉的陌生 屋宇的世界 / 226
- 纪梅 …… 主体性的隐在表达——读李森组诗《春水》 / 234
- 张翔武 …… 物与伤：《屋宇》的四种诗境 / 244
- 人面鱼 …… 多元汉语诗歌背景下的李森诗学体系 / 249
- …… 附一：新闻报道 / 254
- …… 附二：李森诗集《屋宇》研讨会发言纪录 / 258

在“秋云”与“春水”之间

【李森诗歌艺术散论】

「沈奇」

李森是一位才情颇为丰厚的诗人。当代中国诗歌界，包括许多成名诗人在内，大多缺乏足够的才情，仅凭一得之见和一得之技艺，或者一得之“时势造英雄”的际遇，在那里不断重复他者或重复自己，终至模糊不清。李森的诗路历程，“谱系”清晰，风格鲜明，加之学者背景的支撑，其修远而坚实的创作理路，已然自成格局而不容忽视。

由此，欣赏和研究李森的诗歌艺术，自会欣然于另一种语境和心境——没有“史”的影响和“潮”的干扰，只是如晤旧友般地面对一位自得而适的诗人和他的诗歌艺术，发出一些自得而洽的感想为是。

—

有二十多年写作历程的李森，一直随遇而安地“寂寞”于自得，不太过心于所谓“当代诗坛”的存在。无疑，这是一位以艺术为生活方式、以诗歌为生命礼遇的诗人。正如诗人李亚伟在题为《他的诗中住着两位美人——读李森》一文中所指认的：“他从容不迫，在诗中随手打开抒情的风景，随意打开抒情的岁月，率真，生动，自然，深沉。”^①

^① 李亚伟：《他的诗里住着两位美人——读李森》，李森，《屋宇》，233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

然而毕竟，不屑为病态的“当代诗坛”写作的诗人，不等于就连荣誉的认领也同时放弃，何况还有诗友的瞩目殷殷切切——一向较为低调的李森，近年却连连高调出手，于2008年结集2009年出版《李森诗选》^①后，又接续于2012年出版近五年来的新作结集《屋宇》。厚重近五百页码的《李森诗选》，是诗人1988至2006近二十年诗歌作品的精选集，带有总结与回顾性质；《屋宇》则是诗人近五年间横逸旁出而刻意探求的一脉新的走向之得，风格大体统一而取向别有所专——一条横轴线，一条纵轴线，“李森诗歌”由此“谱系化”，期待可能的知己与识者的重新评价。

读《李森诗选》，惊叹其早熟的心智与均衡的力道，似乎从一开始就出手不凡，而又始终不乏精彩，尤其是其诗思的澄明和语感的清通，以及对普泛事物的诗性“解读”。“解读”过程中知性的明澈与感性的幽敏，可谓与生俱来，让你分不清萌发与成熟的界限，一展开，就是秋云长天般的平远与清旷，潇潇洒洒，磊磊落落，清朗有致。

为此，李森在“出道”伊始就被一向苛刻的“他们”诗派“掌门”韩东“相中”，纳入“他们”诗派旗下，在《李森的诗》文中称其“有某种解构主义的色彩。但这种解构不同于对概念本身的结构，而是返回事物自身。李森有一种对具体事物的执著。有时他甚至走得更远，让自己位于事物成形之前的空虚之中。这使他的诗呈现了一种奇特的灵敏和类似于某种快感瞬间的真实”^②。而另一位“他们”诗人小海，在《完全可以是归于人性的——我读李森的诗歌》中，则不无激赏地指认：“李森的诗歌一直给我冲淡从容、张弛有度、讲究意蕴的印象，很有一点中国诗人的风度和气派。”^③

这些大体出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的同道知己之见，至今看来仍不失精辟。吊诡的是，身为“他们”诗派的诗人李森，并未因这一已然被当代中国诗歌史和文学史划归“先锋诗歌运动”代表流派的“门第”之“荣耀”所“塑身”，依然随遇而安地“寂寞”于秋云长天般的自得，乃至被著名诗人默默称之为“隐士”。

① 李森：《李森诗选》，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

② 韩东：《李森的诗》，李森，《李森诗选》，398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

③ 小海：《完全可以是归于人性的——我读李森的诗歌》，李森，《李森诗选》，402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

其实李森的“寂寞”中从来不乏活跃，有如李森的自得中也从来不乏自信。在《李森诗选》的《自序》文中，诗人从学理层面给出了一个夫子自道式的说法：“我的诗力求在隐喻的形而上和事物的形而下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关系，此可以说是一种隐喻的‘形而中’。”

二十年后的一语道破天机，让所有欣赏与研究李森诗歌者豁然开朗，获得一把解读李森诗歌美学的入门钥匙。有意味的是，诗人为自己作完此一总结性的“正名”之后，却掉头他顾，跳脱“前先锋”的“历史虚位”，作了一次“华丽的转身”——正如诗人批评家一行在《气之感兴与光阴的悲智——读李森组诗〈春光〉》一文中所指出的“对生命之清晨的返回和颂赞”，而“一种更浑朴的诗终于来到他的笔下”，使“他的诗作一方面越来越具有古风，另一方面却并没有丧失当代性”。^①

用“华丽”指称一向“清朗”的李森诗歌，实在有些悖谬，但若将“华丽”拆解为“高华”与“清丽”，复以“古风”与“当代性”之兼容来看待他的新集《屋宇》，却也不违其大体风格取向。于是我们有了两个“李森”，两个风骨如一而“风韵”不同的李森诗歌——欣赏者自可各取所好，研究者却不得不面对立论的困惑：在“才情丰厚”所致之外，“前先锋”何以要转身“后古典”？

而这，正是吸引笔者并为之作论的关键所在。

二

作为“他们”诗派的成员，作为横跨“第三代诗歌”、“九十年代诗歌”和“新世纪诗歌”三段历程的实力诗人，李森前二十年的诗歌写作虽不失沉着与淡定，却也难以完全跳脱大的时代语境之潜在影响，在“高原”个我的潜沉修远中，也时有对“平原”之与时俱进的心理互动与美学互文，却又因性情使

^① 一行：《气之感兴与光阴的悲智——读李森组诗〈春光〉》，李森，《屋宇》，240、247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

然，不能亦步亦趋随之“标出”，便也难免“落单”而复归“自得”。

秋意本天成——无论是心境还是美感，李森这一抹未经繁华便早早淡远的“高原”之“秋云”，不得不再返身自我，寻求未尽而独属的新的境界——二十年后，返身《屋宇》写作的李森，对“平原”的张望以及对“当代”的探视终于暂告段落：

诗人，一朵玫瑰曾可怜你会思想
现在，轮到一朵迎春花来可怜我的惶恐

▲《春日篇·博尔赫斯》

再见吧，世界，我跟着我家的燕子去了

▲《春水篇·春分》

我有高原，让你们逆水而上。

▲《屋宇篇·游鱼》

这些并非刻意摘选的诗句，却足以见得返身《屋宇》的诗人之心迹所由——这一次，诗人将已经放低的身段索性归真于卧姿：“躺下吧，像一个玉米在波浪里慢慢长出胡须 / 躺下吧，像一块马蹄铁梦见湖中明亮的月牙 / 躺下吧，像圣洁的雪峰在橘黄的呼噜中渐渐变矮 / 躺下吧，像树冠上的鹭鹭把头埋在胸前的天堂”（《中甸篇·黄昏的耕牛》）——埋头“胸前的天堂”而不再“与时俱进”，另一个李森，“隐士”李森，在独与“高原精神”相往来的回肠荡气中，为我们奉献出时代的“乐府绝唱”！

欣赏或研究《屋宇》的读者或许会注意到，整部诗集的扉页上特别标有一句题词：“献给缪斯妹妹的颂歌”。将西语的“女神”转换为汉语的“妹妹”，由追慕而行伴，由殿堂而乡野，“逆水而上”的“高原”之子，于唯“现代”是问的时潮中，选择适时地“回跃”（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语）而“礼失求诸野”——“野”的自然，“野”的人世；“野”的色调，“野”的乐音；“野”的本康、本喜、本欢、本乐，“野”的本愁、本苦、本哀、本悲——与物为春，与天地古今和歌，在失去季节的日子里，创化另一种季节；

在失去自然的时代里，创化另一种自然；在解密后的现代喧嚣中，找回民歌中的天地之心；在游戏化的语言狂欢中，找回仪式化的诗意之光——再由此找回：我们在所谓的成熟中，走失了的某些东西；我们在急剧的现代化中，丢失了的某些东西；我们在物质时代的挤压中，流失了的某些东西——执意地“找回”，并“不合时宜”地奉送给我们所身处的时代，去等待时间而非时代的认领。

这是李森诗歌美学的另一脉“形而中”——“我知道，世界等着我开门瞭望，门槛等着我回来闭户厮守。”（《屋宇篇·屋宇》）；当“秋云”回返大地，“春水”的横溢漫流，便成一发不可收拾之势。

三

现代文论与批评，面对文本，常常会在“谁在写”、“写什么”、“怎样写”这三个常规设问之外，还特别重视一个“为什么写”的命题。这个命题的关键，是要考察文本后面的作者，其心理机制的取向和语言机制的取向，以此来阐明此一文本与其他文本，在文化价值维度和美学价值维度的差异所由来，及其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可信任度。

回头细读《屋宇》。先读其“诗心”所在。

李森的《屋宇》结集，在总题“屋宇”下，按写作年份分九辑倒序排列，分别为“春水”（2012）、“春光”（2011）、“春荒”（2009—2010）、“中甸”（2009）、“初春”（2009）、“春日”（2008—2009）、“屋宇”（2008）、“橘在野”（2008）、“庭院”（2007）。仅从各辑题名便可知晓，这是一部绵延六年唯“春”是问的颂歌专著，而非一般无“主打方向”之散诗集成，可见其用心之专、之切、之痴迷。全集前有一诗人“自序”小文，其关键性的一段话，隐隐可见“诗心”所系何为：“时光纷纷断裂，在我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涂鸦古往今来的空白。我只是时光暂时抻住的一个表象。春创造的几个隐喻牵着我，从岁月中出来。在云之南，风之北，是春的浸润，生成了我的心灵。为了

证明这个事实，我的诗，帮助我抵抗衰老。”

显然，满怀现代“解构”意识的那抹早熟的“秋云”，此次“回跃”而生的，却是不无古典“结构”意味的一脉“春”之隐喻——无论是“初春”还是“春日”，那都是我们已然断裂无返的“童年”的瞩望和“田园”的信仰——“春光心慌，点燃夏火”，“开门瞭望”之后，我们上路漂泊；“秋云伤怀，转成冬雪”，“浮动而淘空”后，“门槛等着我回来闭户厮守”（《屋宇篇·屋宇》）。在此，“回家”的题旨不言自明。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李森《屋宇》中的“春光”、“庭院”、“橘在野”等“田园”式回望，绝非这多年此起彼伏此伏彼起之“新乡土诗”或“黄土地诗派”等的那种基于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回望”，而是中和“古往今来”，化入“恍兮惚兮”，无确切时代背景和意识形态所指，旨在“与尔同销万古愁”的“回望”。读《屋宇》，有农事，有乡情，有野风，有古歌，也有现代物事、当下景致，还有“博尔赫斯”、“茨维塔耶娃”……混搭的语境中，寻寻觅觅之切切诗心，皆苦心孤诣于对古往今来变中不变而维系我们生命、生存与生活最本质的那些情景、情怀、情韵的追怀，复化为不失现代意识观照的如歌之野风、如梦之古歌，居云抱石，换一种呼吸，达至真正物我合一、古今汇通的境界，并重新学会敬畏——敬畏自然，敬畏生命，敬畏一切卑微而单纯的事物，以及“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或许，对于已然在“后现代”语境前徘徊的当代中国诗歌，这样的“回望”，可能已是汉语“天人合一”之诗性生命意识之最后的余绪，却也是最可挽留与珍视的余绪。这样的“余绪”，既不提交“他去”的路径，也不提交“复生”的可能，只是在物我的“空白”与时光的“断裂”之间，略略有助于我们“抵抗”灵魂的衰老与精神的郁闷——而这，对于深陷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的当下时代，虽不免高蹈与奢侈，却也不失“曲意洗心”的潜在意义。

再读《屋宇》的“诗体”之美。

作为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现代诗人，在《屋宇》之前，李森大体是随着现代汉诗的主流方向铺展开他的创作理路的，静观的、及物的、口语的、叙事的、知性的、形而上与形而下之“中和”的，并以幽微之视角和朗逸之语感，形成了一定的风格特征。但与此同时，另一个李森，作为精神上的“高原之

子”和气质上的“传统文人”款曲暗通的李森，其实一直隐隐约约且跃跃欲试于他的“主流面目”之后，加之才情的有余而别具，终于在《屋宇》写作的另辟蹊径中，痛快淋漓地“挥霍”（李亚伟语）了一把——由静而动，由玄言而歌咏，由知性之幽思而感兴之勃发……道成肉身，体随心用，“逆水而上”的诗人，这次干脆一直上溯到诗经的语感与体式之源头，再“中和”游刃有余的现代诗感，发挥得潇洒自如，不能自己。

试读这样的“现代诗经”——

鸡鸣呜呜，饮尽残阳。鸡鸣咕咕，饮尽韶光
鸡鸣连着鸡鸣，山峰连着山峰，云雨的千万襁褓挂在天空
石头靠着石头，树摩擦着树，山路如绸在风中起伏
鸡鸣空空，叫万物做成春色。鸡鸣慌慌，叫人养成心灵
鸡鸣崔崔，画着水墨长空。鸡鸣遥遥，与闲愁相约红透

▲《春光篇·鸡鸣》

久违了的诗性汉语和汉语诗性——人世的风景与自然的风光中和为一，古典的感兴与现代的象征中和为一。一句“山路如绸在风中起伏”，尽得现代诗语之风采；一句“与闲愁相约红透”，又尽显古典诗语之韵致。若再吟之诵之，复不知何为古典何为现代，只一脉野风如歌、古歌如梦的情韵情致不绝如缕，似真似幻，令人每每感念不已。

与此相应的，更有完全“诗经”化了的《雷开门》《桃可知》《橘在野》等“戏仿”之作，读来莞尔会意。同时，也有《马蹄铁》《狼群》《白昼》等偏重现代诗感的佳作，及“群峰有雪，天下有棉”（《春水篇·银鼠》）、“云层锃亮的号角，盛满了酒浆”（《春荒篇·播种于山》）等亦古亦今的绝句令人叹赏！

诗是语言的艺术。诗之艺术的要旨不在于说了些什么，而在于其不同于其他艺术的“说法”。李森挥洒于《屋宇》写作中的“说法”，是诗的，更是汉语诗性的。在《屋宇》中，诗人将其“形而中”的诗学理念作了另一种发挥：以“古风”与“当代性”之“异质混成”的方式，探寻现代汉诗与古典汉诗之“同源基因”的所在，杂糅并举，兼得其美，形成独属于《屋宇》的话语场。在这个场域里，汉语诗性的精魂被悄然激活，同时也激活了其多姿多彩的

肉身，春日的肉身，“缪斯妹妹”的肉身，性感而清纯，以致“空气中充满了生长的音响”^①。

四

然而，深入细读《屋宇》，仅就个人诗学立场而言，感觉还是有些小小的遗憾——横溢漫流的“春水”，似乎难以避免亦清亦浊的流程，诗人在不期而遇的新鲜语感之裹挟中，或缺乏控制，或用力过度，以及对音韵等形式感的刻意经营等，造成部分诗作有意象稠密、张力互消、语境粘滞之嫌。同时，作为一部意欲风格化别致的“专著”式诗集，其中一些作品的语感和调式与整体取向也不尽统一，都有待在新的修订与新的创作中作以调整。

不过，在这点小小的遗憾之外，笔者还是十分看重《屋宇》的“诗心”所在和“诗体”取向。

这是一次不无怀旧与对话意味的“回家”，更是一次沟通现实与记忆的“逆水而上”；我是说古往今来与我们血脉和基因有关的“文化记忆”——没有“遗产”的人只能“在路上”，而我们已经漂泊太久。走进李森《屋宇》之“诗意的栖居”，少了些现代“租屋”的纠结与浮荡，多了些传统“祖屋”的安适与眷顾。这样的“栖居”，或许难以抵消现实的驱策，却总是能多少减少一点“疲于奔命”的“未老先衰”。

内化现代，外师古典，融会中西，重构传统。

这是笔者近年在诗界和学界“布道”般反复强调的一个理念，在李森的《屋宇》中，欣然于这理念有了一个知己的“个案”。

由此，我特别认同青年学者王新所指认的：“李森在当代诗坛确实形成了李森式的诗艺与诗境。”^②

犹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笔者初涉新诗理论与批评时便很快发现，由

① 龙晓澄：《一部作品是一部法则——说李森组诗〈屋宇〉》，李森，《屋宇》，258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

② 王新：《背负苍茫歌未央——评李森的诗》，李森，《屋宇》，249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

于中国特色的诗歌史及文学史的存在，许多重要的诗人并不怎么优秀，而许多优秀的诗人又常常难以“重要”（“史”的重要）。由此我一开始便重新构建了我自己的“价值坐标”，将其重新梳理为重要的诗人、优秀的诗人、重要而不优秀的诗人、优秀而不重要的诗人、既重要又优秀的诗人。现在看来，连这样的划分也过于功利，依然跳脱不了时代语境的局限。尤其对于像李森这样以艺术为生活方式、以诗歌为生命礼遇的诗人而言，重要不重要乃至优秀不优秀，怎样认定都未免隔靴挠痒而浅近不及。只要有足够的才情可以“挥霍”，只要季节的号角里，总是“盛满了酒浆”，且与闲愁“相约红透”，又何愁“天下何人不识君”？

“云雨旧，心已酸，松已老。我在远山之巅安慰雷霆”。

▲《春光篇·松树》

只是，若能在“秋云”与“春水”之间，再有一道夺目的闪电照耀夏夜，让冬的回忆越发丰厚，李森和他的“缪斯妹妹”或可更感欣慰？

2014年12月21日改定于西安印若居